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林 连捷 第 28 期笹川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消化内科 副教授

2005 年的春天，第一次作为 28 期笹川研究者来到樱花烂漫的东京，在东京大学医学部度过了难忘的 1 年研究生生活，并且在 2006 年作为 15 期特别研究者继续在东京大学进行科研工作，总计 2 年。回想日本的生活，每次都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感谢笹川财团为我们提供了这次机会，感谢日中医学协会人员对我们生活和学习的安排和关照，感谢日本东京大学的小侯政男教授和实验室所有的人员对我帮助，也感谢所有接触到的人，每个人身上都在闪光，给我启示。

感想很多，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刚到日本的时候，赶上小组研究会议，每个人汇报自己的实验进展和计划，其他的人提问题和建议，会议开到了十点多，而收拾好东西离开实验室已经十一点多了，走向地铁站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担心地铁里很少人不安全怎么办？然而上了地铁，却让我大吃一惊，居然座无虚席，看到的都是西装笔挺拿着公文包下班的日本人，虽然一身的疲倦，但是并没有痛苦的表情。后来才知道在日本，一般只有上班的时间，没有下班的固定时间，晚上十点、十一点那是常事。而我的教授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住在临近的千叶县，相当于中国的邻省，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上下班，他竟然也晚上十点多才离开实验室，去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每天看见白发苍苍的教授，心中总是不由产生敬意。实验室每周晚上都有读书会，轮流阅读并给所有的人讲解相关研究的最顶级文章，每周晚上有小组会议，每半个月向教授交一次工作总结。在这种氛围中，每个人都努力地工作着。

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个日语词是“ルール”。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有序的社会，日本人严于律己，行事是有个尺度的，那就是规矩。日本人很守规矩，不让做的事，就坚决不做，比如马路上设有交通信号灯的，即使当时一辆车都没有，人们都总是耐心地等绿灯才过。每天的地铁都非常忙碌，但不管有没有人管理，都非常有秩序地排着队，没有例外，包括老人。车门一开，先下后上，就像潮水一样一个方向。东京左侧通行，地铁滚梯上，一定是左侧站满了人，右侧留给着急的人跑着上下。地铁里虽然人挨着人，但是很安静，没有人打手机，因为会给周围人造成干扰。在公众场合没有人大声喧哗。东京的街道上不仅极少有垃圾，而且连垃圾桶都非常少，他们会把垃圾带回家，然后按照要求分类，在指定的时间放到指定的地点。由于每个人都很忙碌，所有的事情都有明确的规矩，所以，不用花心思在一些琐事上。每个人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给别人制造麻烦，打造了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

在日本两年中，获得了两次机会到美国，一次是 2006 年在洛杉矶召开的美国消化疾病周，一次是在夏威夷召开的第 4 届国际消化肿瘤会议。有人说我很幸运，教授对我好。我说是的，我确实很幸运，教授对我很好，但是这种好并不是我搞人际关系得来的，而是因为我努力地工作，常常做实验做到半夜，甚至有早晨 3、4 点钟的时候。也因为我遵守规则，尊重日本人

的习惯。(在实验室，每个人有自己的实验台，自己收拾自己的实验台，一般情况不会用到别人的实验台上，一旦需要，也会事先打招呼，事后收拾干净。实验仪器很全，有时会有几个人都要用的时候，那么就会做好登记，在自己的时间段里使用，遵守时间，但也不会占着机器不用。很多事情都是小事，但是细节决定了成败，很多矛盾都是在小事中出现，积少成多，不满或偏见产生了。)不敢说自己敬业，因为日本人天天都这样做的，我只是短短的两年，但我在努力去做。正因为这种努力，独立完成了研究课题，得到了教授和实验室同事的肯定和认可，同时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研究成果投稿到美国消化疾病学会被接受，在2万多人参加的洛杉矶美国消化疾病周以壁报形式发表，而在国际消化肿瘤学会召开的檀香山会议上以大会发言和壁报的形式发表。回国2年，没有间歇地投入中国的医疗和科研事业中，申请并负责省级科研课题一项，参与了省科技公关项目一项，同时解决了很多临床医疗问题。

通过2年的生活和工作，看到日本人对工作的态度，在生活中养成的良好的习惯，很自觉地遵守规则，人与人之间很和谐的关系，这都是我们这些去过日本的人和在国内的人应该学习的地方。如果说留学日本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还为时过早，那么留学日本确实改变了我的思维，改变了我的生活。此时此刻，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写此文，再次道一声谢谢！谢谢所有建立和发展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和团体，感谢关心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人，感谢为世界各国医疗事业共同发展而努力的人！